

伊朗埃及关系回暖探析

韩继伟

(黔西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贵州 兴义 562400)

摘 要:伊朗与埃及同属中东大国,在地区事务中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长期以来,伊朗与埃及由于种种原因,彼此敌对。近几年来,两国关系有回暖趋势,双方高层互访不断,外交接触较前频繁,修复两国外交关系对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世界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伊朗;埃及;两国关系

文章编号:1009—0673(2008)01—0005—04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近几年来,伊朗与埃及两国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积极的“新气象”:20世纪90年代初,两国分别在对方首都设立了“国家利益监管处”;1994年伊朗派代表参加了在开罗召开的不结盟国家会议和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大会;1997年伊朗哈塔米上台后,致力于改变国家宗教极端主义的形象,进一步改善与推动了与埃及的关系;2005年内贾德总统执政后,更是表现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强烈愿望。2007年5月中旬,伊朗总统内贾德表示,伊朗准备恢复同埃及的关系,欲在埃及设立大使馆。2007年5月17日,埃及《金字塔报》报道说,埃及外长阿布·盖特对阿拉伯电视台宣布,埃及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是可能的。2007年9月,伊朗副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希访问埃及;同时,埃及外长阿布·盖特发表谈话说,埃及将通过“建设性的磋商”寻求与伊朗实现关系正常化。2008年初,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拉里贾尼、伊朗议长阿德勒、伊朗最高国家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政治顾问努里先后对埃及进行了访问,并分别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阿德勒在与穆巴拉克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说:“伊朗和埃及两国建交,只是时间问题。”

一、伊朗埃及两国关系的交恶

伊朗和埃及都属于中东的地区范畴,亦都属于中东政治舞台上的大国,但分别位于中东的东西两翼,伊朗位于中东的东部,亚洲的西南部,扼守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着海湾石油外运的水道,素有“欧亚大陆桥”和“南北运输走廊”之称;埃及位于亚洲和非洲的交界处,拥有苏伊士运河,控制着地中海和红海将大西洋和印度洋连接起来的水道,地理位置和战略位置亦非常重要;两国都是文明大国、地区大国、人口大国、伊斯兰大国,在地区事务中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两个国家一个是波斯民族,一个是阿拉伯民族,一个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一个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伊朗以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作为立国的指导思想,霍梅尼主义是该理论的重要核心;埃及则以民族主义作为立国的思想基础,曾经一度是阿拉

收稿日期:2008—03—03

作者简介:韩继伟(1964—),男,山东济宁人,历史学硕士,黔西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讲师,主要从事中东国际关系的教学与研究。

伯民族主义的领袖。伊朗是伊斯兰教什叶派主要派别十二伊玛目派的中心,对伊拉克、黎巴嫩、巴林、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的什叶派教徒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库姆是什叶派的中心;而埃及则是伊斯兰教逊尼派主要派别爱兹哈尔派的中心,对整个伊斯兰教逊尼派世界有很大的影响力,爱兹哈尔大学是逊尼派研究中心。这些都成为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不利因素。同时,两国又分别是所谓“激进”与“温和”派国家的代表,这一分化多年来一直影响着两国关系的发展。同时,这一分化也经常使两国互相“瞧不起”,甚至说些偏激的话批评对方。20 世纪 70 年代末,两国开始交恶,原因有以下几点:1、1979 年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国王的君主制,建立了以霍梅尼为首的伊斯兰新政权。1979 年 1 月,巴列维国王离开了伊朗,由于巴列维国王曾经是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外交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又是萨达特的私人密友,所以萨达特向巴列维国王发出自他离开伊朗以来“一直有效的邀请”。^[1]1980 年 3 月,巴列维国王及其家人在埃及政治避难,这使伊朗伊斯兰新政权同埃及的关系开始恶化。伊朗的宗教学者谢赫萨迪克·赫勒赫里号召埃及的现代伊斯兰主义者处死萨达特。同时,伊朗还威胁要吞并巴林。而埃及则攻击霍梅尼在贩卖“伪伊斯兰和仇恨”,并表示它将帮助任何受到伊朗扩张主义威胁的阿拉伯国家。2、1978 年 9 月,在美国的斡旋下,埃及和以色列签署了《戴维营协议》,缔结了和平条约,这使伊朗大为恼火,伊朗新政权指责埃及和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出卖了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利益。刚刚上台的伊朗伊斯兰新政权立即下令关闭了以色列驻德黑兰大使馆,并将其转交给正在伊朗访问的西亚尔·阿拉法特,作为巴勒斯坦驻德黑兰的所在地。这是伊朗对埃及主动和平行动的嘲讽,表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同国王时代的外交政策划清界限。所以在《埃及和约》签署后,霍梅尼在给伊朗外长的信中说:“鉴于埃及同以色列签订了背叛的协议,埃及政府毫不犹豫地屈从于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临时政府应当同埃及政府断绝外交关系。”^[2]1979 年 4 月,两国断绝外交关系。3、1980 年 9 月,两伊战争爆发后,被逐出阿盟的埃及,为了摆脱孤立的处境、重返阿拉伯世界,在伊拉克亦反对埃及返回阿拉伯阵营的前提下,埃及政府还是决定向伊拉克提供支援。虽然埃及本国本身亦困难重重,但到 1985 年为止,埃及援助伊拉克的各类物资已达 20 亿美元,其中提供了 10 架 F-6 战斗机和 40 架 F-7 战斗机,350 辆 F-55 坦克,埃及的飞行员直接被派往伊拉克参战。埃及对伊拉克的战争支持让伊朗极为恼火,伊朗将埃及谋求同伊拉克改善关系的行为视为对伊朗的宣战。当年,伊朗竟发行了一枚嘉奖刺杀萨达特的哈利特·伊斯兰布利(Islambuli)的邮票,并将德黑兰的一条大街以他的名字命名。此外,伊朗还将哈利特·伊斯兰布利视为伊斯兰教的“殉教者”。伊朗还对埃及的亲西方立场不断谴责,说它是“西方的附庸”,是美国中东政策的执行者。另外在对埃及俘虏问题上,伊朗称其为伊拉克的雇佣兵,得不到《日内瓦战俘公约》的保护。而埃及则声称伊朗与 1981 年前总统萨达特的刺杀有关,两国关系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二、伊朗埃及两国关系的回暖

伊朗埃及两国关系的回暖与伊朗外交政策的转变及美国、以色列因素息息相关。1988 年 8 月两伊停战,此次战争对伊朗外交定向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战争使得伊朗领导人认识到推行务实主义外交的重要性。伊朗的重要领导人对过去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反思。时任伊朗议会议长的拉夫桑贾尼说,伊朗应废除“以前不成熟的外交,以避免招致敌人”。^[3]1989 年,霍梅尼病逝,哈梅内伊被推选为精神领袖,拉夫桑贾尼当选总统,这被认为是伊朗执行更加现实的外交政策的象征。拉夫桑贾尼警告那些执行强硬路线的人必须放弃他们的“极端政策”,以适应新政治的发展。1990 年的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的爆发使伊埃关系前进了一步。危机发生后,伊朗迅速作出反应,谴责了伊拉克的侵略行径,呼吁它从伊拉克撤军,伊朗还为危机解决作出了种种努力。伊朗的这一立场深受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伯国家的赞赏,他们纷纷表示要与伊朗建立外交关系。20 世纪 90 年代初,伊朗与埃及分别在对方首都设立了办事处,办事处首先从思想和文化入手,着手改善伊朗与埃及的关系。埃及著名杂志《鲁兹·尤素福》发表了几篇介绍伊朗的文章,伊朗著名学者赛义德·沙希迪就伊朗与埃及关系发表了长篇评论文章。所有这些思想

文化领域中出现的积极反应,进一步促进了伊朗埃及两国的联系和交流,为两国官方交往及外交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埋下了伏笔。1994 年 5 月,伊朗派出由外交部长韦拉亚提率领的政治代表团参加了在开罗召开的不结盟国家会议;1994 年 9 月,由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塔斯赫里率领的伊朗政府代表团参加了在开罗召开的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大会。这些活动有利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1997 年,哈塔米总统执政后,致力于改变国家那种宗教极端主义的形象,特别是 1999 年岁末,在法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哈塔米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明对话》的演讲,受到了与会者长时间热烈的掌声,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和新闻媒体的广泛赞誉和认可。他说,20 世纪是“剑”的世纪,但 21 世纪应建立在“对话”的基础上。1997 年 12 月在德黑兰召开了伊斯兰会议组织第八次首脑会议,会议期间,埃及外长穆萨同伊朗总统哈塔米进行了会谈,双方在保障伊斯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支持巴勒斯坦等国的反以斗争、建立中东无核区等一系列问题上达成了共识。1999 年 6 月,伊朗议会议长阿里·艾克巴尔·努里发表声明,表示将为德黑兰一条刺杀萨达特总统的凶手哈利特·伊斯兰布利之命名的大街重新命名,以改善伊朗与埃及的关系。所有这些活动都说明伊朗与埃及之间的关系正在不断地改善和发展。进入新的世纪以来,伊朗对外关系的着眼点是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与邻国的关系,特别是把同中东、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关系视其外交政策的轴心与重中之重。2000 年 7 月,哈塔米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首次通电话,这是两国领导人 21 年来的首次直接交流。2000 年 9 月,埃及公共部部长卡哈塔访问伊朗,这成为 21 年来访问伊朗的首位埃及部长级官员。2001 年美国“9·11”事件以后,伊朗的安全形势日益严峻。2002 年初,美国总统布什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了所谓的“邪恶轴心”理论,认为伊朗等国家支持恐怖主义、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严重地威胁了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在这一史无前例的霸道理论指导之下,美国推行了它的所谓“先发制人”战略,分别与 2001 年和 2003 年发动了本世纪以来的两场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先后推翻了反美的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政权,并对伊朗实施了政治上敌视、经济上制裁、军事上威胁的极端措施。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倒下,使伊朗丧失了东西两边的战略屏障,美国军队进入和占据这两个国家对伊朗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伊朗的战略处境已经没有任何缓冲余地,随时面临着美国先发制人的战略攻击。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伊朗需要从彻底的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及全球外交框架的角度出发,来营造自我保护、安全与发展的外交战略同盟。为了避免在国际上孤立,改善自己的周围环境,伊朗必须把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世界作为自己团结对象的首要选择,而埃及作为阿拉伯国家的领头羊、唯一一个没有与伊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中东地区和非洲大陆一个有影响的且与海湾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的伊斯兰大国,自然就成为伊朗需要接近和团结的首选目标。因为伊朗知晓,消除阿拉伯国家对它的猜疑、担心和误解,是缓解自己外部压力的重要一环,这样可以尽量减少自己的对立面,腾出时间和精力专心应对美国、以色列与欧盟。从这一点看,伊朗深知,做好埃及的工作,就能做到以点带面,梳理好与众多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关系。2005 年,内贾德当选为总统后,面对美国、以色列的咄咄强逼,伊朗推行了强硬的核外交政策,以“硬”抗“硬”,这更促使伊朗极力和埃及发展外交关系的愿望和期盼。伊朗总统内贾德曾说:“如果埃及同意复交,我们愿意第二天就在开罗重开使馆。”^[4]在伊朗与埃及两国关系的回暖过程中,虽然埃及没有表现出伊朗的那种主动和迫切,但埃及亦需要进一步发展同伊朗的关系,其原因有以下几点:1、由于美国发动以“实现中东民主化”为目标的伊拉克战争,战后的政治安排将对埃及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发展同伊朗的关系,一是扩大埃及在战后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中的影响;另一个就是增加自己与美国进行交往和讨价还价的筹码,确保自己在中东的传统地位不会因伊朗核问题的对抗而被削弱。2、在中东和平问题上,由于以色列单边强硬政策的推行而使中东和平止步不前。同时,埃及十分不满美国在中东和平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在此种情况下,发展与对以色列决不妥协的强硬国家伊朗的外交关系,将增强阿拉伯国家一方的力量,有利于促进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等问题的政治与外交解决。3、当然,埃及在改善与伊朗的关系问题上之所以比较谨慎,迟迟不作决定,主要是对美国因素有所顾虑。美国对伊朗实施(下转第 23 页)

民族地区经济、教育的发展趋势,同时充分研究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心理的特点,变被动为主动,确立以学生为主体,辅导员既辅又导的新型模式。在国家大力推进民族高等教育事业的大好形势下,发挥民族地区高校的人才优势与资源优势,提高辅导员的研究与培养力度,全面提高民族地区高校的育人质量,培养出更多优秀的现代化建设人才。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文件、《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教社政〔2005〕2号文件[Z].

[2]杨海明. 浅谈高校学生教育管理的关键因素及方法[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3]翁铁慧. 高校学生辅导员情景模拟训练[M].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2006.

[4]唐滢. 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机会均等问题探究[J]. 教育与经济, 2003.

[5]王维兵. 学生主体意识的培养[J]. 开放教育研究, 2000.

[6]吴谢玲. 浅析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校园文化建设[J]. 体育教育研究, 2006.

责任编辑:丁湘梅

(上接第 7 页)的是孤立、遏制和高压政策,而埃及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盟国之一,埃及在发展与伊朗的关系中不能不考虑这些因素。但埃及恢复与伊朗的关系是大势所趋,符合两国与本地区各国的根本利益,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复交的日子不会遥远。此外,美国最近在核问题上加紧念着“紧箍咒”,以色列也追随其后,主张强硬对待伊朗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一方面针锋相对,表明原则立场;另一方面,也在与美国巧妙周旋,力求和平化解危机。而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保持强大军事压力的同时,也明白“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佳选择。这样,埃及就成了沟通双方的重要桥梁,其特殊的地位为美伊各方所倚重。

总之,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巴以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及伊朗核问题等造成的中东局势的动荡,使中东各国认识到:为了本地区的稳定、安全和发展,必须化解彼此之间的历史积怨,共同应对挑战。伊朗和埃及作为本地区两个重要国家,更要抛弃前嫌,为维护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世界的利益及中东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作出贡献。如果两国能在各个领域开展合作,将有利于加强伊斯兰世界的团结,维护伊斯兰世界的利益,提高伊斯兰世界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将有利于伊朗核问题及巴勒斯坦等问题的政治和平解决。

参考文献:

[1]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对历史的回答. 刘津坤, 黄晓健译[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6.

[2]陈建民. 埃及与中东[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3]Adam Tarock. Irans Foreign Policy since 1990: Pragmatism supersedes Islamic Ideology[M]. Nova Science Publisher. Inc. 1999.

[4]新华社. 星岛环球网[OL]. www.stnn.cc.

责任编辑:杨昌勇